

重庆市委宣传部、重庆市作家协会2018年度资助项目

重庆市委北碚区委宣传部、重庆市北碚区文联2018年度资助项目

万启福
著

玩家
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重庆市委宣传部、重庆市作家协会2018年度资助项目

重庆市北碚区委宣传部、重庆市北碚区文联2018年度资助项目

万启福
著

玩 家

WANJIÀ
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玩家 / 万启福著. — 重庆 :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8.7
ISBN 978-7-5621-9454-5

I. ①玩… II. ①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41217 号

玩家

WANJIA

万启福 著

责任编辑:张 昊

责任校对:李晓瑞

装帧设计:元明设计

排 版:重庆大雅数码印刷有限公司·杜霖森

出版发行: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网址:www.xscbs.com

地址: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

市场营销部电话:023-68253705

邮编:400715

印 刷: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160mm×230mm

印 张:34

字 数:439千字

版 次:2019年7月 第1版

印 次:2019年7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621-9454-5

定 价:68.00元



目录

第一章 /	01	第十三章 /	229
第二章 /	21	第十四章 /	257
第三章 /	41	第十五章 /	277
第四章 /	53	第十六章 /	309
第五章 /	71	第十七章 /	347
第六章 /	85	第十八章 /	379
第七章 /	103	第十九章 /	417
第八章 /	121	第二十章 /	445
第九章 /	143	第二十一章 /	465
第十章 /	163	第二十二章 /	491
第十一章 /	177	第二十三章 /	509
第十二章 /	217		

玩

第一章

乐

衫儿从闹哄哄的股市出来，路过拐角那家茶叶店时，想到家里的茶罐空了，就踱进去买茶。他对这家茶叶店印象相当不错，有时他到这里买茶，买了茶叶后，就顺便看看店里展销的紫砂泥壶。

店堂内，今天守店的是个小姐，她的面孔令衫儿感到陌生。他买了二两毛尖，便去看紫砂壶。他的眼光被一只提梁壶吸引住了。那壶的线条极写意、极流畅，壶把像虹桥。他提起那把壶，看了看正面，又将壶身倒过来看壶底的钤印铭文，想看看制作者是谁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紫砂壶的壶盖掉在地上裂成了几瓣。原来刚才他在翻转壶身时忘了取下壶盖。

小姐跑出柜台，把壶盖碎片捡了起来，放在玻璃柜面上，嘴里嘀咕着。

衫儿苦笑了一下，问守店小姐：“不好意思，失手了，该赔，这壶的实际卖价是多少？”小姐说：“你看壶上贴的标签嘛。”衫儿一看，这壶标价八百元，便决定砍价。他是老茶哥，懂得些紫砂壶的情况，但毕竟不是行内人，只是估摸着砍价。第一次砍下一半的价钱，小姐不同意……

说到底价，这壶要付六百四十元。小姐说：“老板只给了我最低打八折的处置权，超了这个价格，自己就得赔钱。”衫儿问：“配个壶盖来换可以吗？”小姐说：“这是手工壶，无法配盖的。”

衫儿说：“那只剩一个‘赔’字了。”于是掏出钱包一看，包里只剩三张百元大钞和一些零钱。衫儿愣住了，忙给老婆刘逸萍打电话，话筒中传来忙音。接着他又给几个朋友打电话，有的关机，有的在外地……

衫儿和小姐商量：“能不能把我的手机留作抵押，那三百元也押下，也不取壶走。”小姐说：“不可以！”“怎么就不可以？”无论衫儿怎么软磨硬泡，她都说“不可以”，被问急了才丢下一句话：“这是老板吩咐过的。”

衫儿急了起来，他感到身上燥热，于是把对襟的扣子全解开了。他正想发作，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：“朋友，忍点儿气，我来应付。”衫儿转过身，眼前这个五短身材、腹部鼓得像布袋的汉子，看上去三四十岁，穿着一件考究的夹克，笑眯眯的。衫儿似乎认识他，但不知曾经在哪儿见过。

只见那汉子直奔那小姐而去，朗声说道：“喂，老板娘，什么时候变成打工妹了？”接着他抓起玻璃柜台上一块大的壶盖碎片，往盖里看了看，对老板娘说：“手工壶？扯哟！这样吧，他出三百元，我再帮他添上五十元，就算了事了。”

老板娘不好意思地干笑了几声，收了这三百五十元。当衫儿收拾好那只壶，想感谢那汉子时，发现他早走远了。

那解囊相助衫儿的是五魁。隔了两天，衫儿到银杏树下的报摊买晨报时，再次遇见了那个肉团似的汉子，只见他胖成

那样，却穿了一件十分拉风的夹克！衫儿冲他一笑，说：“哥子，那天的事，谢谢你了哟！”汉子回答：“谢个铲铲，碚城巴掌大，都是一条街住的兄弟伙。”

衫儿一愣，还没发问，忽听对门街上有人在大声喊汉子，汉子便径自过去了。衫儿依稀听见，那人喊他“五魁”，“五经魁首”，这名好熟……

后来衫儿和肉团般的五魁时常在股票交易厅碰面，一来二去，渐渐熟悉了，竟发现双方的爱好几乎相同，脾气也相投，他们见面就不只点头与寒暄了。

那天，衫儿请五魁吃饭，一瓶五粮液喝到一半，两人便有些得意忘形，索性脱了衬衣，准备来个不醉不归。二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，聊到河边的一条老街。衫儿眼尖，一下盯到五魁胸膛上的一块蓝色胎记，对五魁喊：“你是水冬瓜！河街住，老茶馆巷子。”

五魁打了个饱嗝说道：“是呀，水冬瓜这小名三十年没人喊了，你怎么晓得的？”衫儿哈哈大笑起来：“我怎么不晓得！我是衫儿——布衫儿，小时候穿蓝布长衫子，住在你家斜对面，我老汉儿是开炒菜馆的。”

五魁笑道：“你这么一说，我倒记起来了，你比我小几岁，小时候爱穿长衫子，脚上爱穿一双布鞋。晓不晓得，你姐姐是我大哥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，而且是同桌……”一聊到衫儿的姐姐，两人话都多，一瓶酒后，两人便热络成了兄弟。

衫儿刚读初一那年，他妈和他老爹都先后病故了，他的姐姐担当起抚养他的责任。衫儿学习成绩一般，他爱好太多，玩性也太重……初中时，他古文功底厚实，能写旧体诗词，但数

学却像“跛了脚”。中考时仗着语文、历史拉分。进了普通高中后，他迷恋上了新诗、古文和古董。高考他勉强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学院。大学毕业后，衫儿不想当小学老师，便跑去服装公司做销售，通过几年的努力积攒了一点儿钱。后来他辞掉工作，卖掉了父亲生前留给他的一张古画，两笔钱加在一起，相当可观。有了这笔钱后，衫儿便一头扎进股市里。衫儿的老婆劝他找一份坐办公楼的工作，他不听，说每天上班下班都要打卡，早出晚归，迟到早退都被监视着，多不自由。

炒股时他性子急，时机总是掌握得不够成熟，一年下来，居然没赚到一分钱。现在他重逢了五魁，知道五魁经商多年后才炒的股，人脉广，是炒股老手，便幻想着五魁在炒股上能拉他这兄弟一把。

某日，衫儿刚泡了一壶茶，正在品味。电话铃声响了，原来是五魁约他到风天阁喝酒。衫儿忙换好衣服匆匆赶去。不知为什么，五魁在电话里叫他穿对襟。

一路上遭遇堵车，赶到风天阁时，酒宴已开席，桌上开了两瓶茅台。席上除了五魁，还有三个人在座。其中两个中年男子衣着光鲜，另一个汉子看上去似乎也年近中年，他穿一件罕见的布纽对襟衣服，料子一流，一看就知出自名裁缝之手。那两个衣着光鲜的中年男子一见衫儿，眼光一变，在一丝浑浊中射出刺眼的光芒。衫儿平时爱穿宽大的衣服，今天他特地换了一件自认为不失格的对襟衣服，没想到还是被人看轻了。

五魁见衫儿来了，忙起身介绍：“这是我的好友衫儿，也是我的兄弟，老河街发小，兄弟来晚了，当哥哥的理应受罚。”说罢，他仰起脖子，一口干了一小杯茅台酒。那两个中年汉子见

状，便对衫儿客气多了，收敛眼光，忙叫：“小兄弟请坐。”

五魁已喝得脸放红光。滔滔不绝地讲起青花瓷和古字画的行情与鉴赏方法，他对古董经很熟，吹得那两个中年汉子眼睛都直了。五魁讲经传道的时候，对襟汉子听得很认真，嘴角始终含着一丝笑意。

衫儿想，在座的人，恐怕只有对襟汉子才真正是位高人，高人大隐隐于市，常常是低姿态的。

酒喝到四瓶之上，衫儿派上了用场。五魁知道衫儿善饮，他见过衫儿喝下两瓶高度的纯高粱酒，一点儿没事。衫儿当然知道自己酒量好，他爹是开餐馆的，他从小就喝客人剩下的酒，喝了酒就像麻雀似的叽喳不停……

衫儿向那三位客人敬酒。五魁乘机吹捧衫儿：“我这兄弟不错吧，英雄海量，他的喉咙管简直就是个酒漏斗。”客人笑，笑得酒水飞溅，夸衫儿耿直。

酒局散后，五魁和衫儿同路，边走边聊。衫儿问：“穿布纽扣对襟衣服的哥子是谁？在哪儿发财？”五魁说：“他呀，道行高深，几句话说不清楚，今天喝了酒更说不清楚。”衫儿白他一眼，说：“故作玄虚，爱说不说。”一到街角，转身就走了。

第二天，五魁打电话给衫儿说：“听清楚，买某某股必赚。”衫儿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五魁笑：“你知不知道昨天喝酒时你陪的是什么客人？算了，天机不可泄露。”衫儿这才明白，昨天的客人都非寻常之辈，五魁用心良苦。

果然，这一票做下来，衫儿赚了五万多元。他此时心想：陪这种酒值得，五魁，你多喊我几回。

五魁后来又约衫儿去陪了几回酒，每次去的地方不同，回回都换地方，缙云雅苑，宜之味……那两位中年男子每次都

来，渐渐地，他们和衫儿熟了，说话自然少了顾忌。衫儿晓得了他们的身份，是管理证券交易的高级干部。他俩和五魁打交道，是因为五魁在江湖上是个名副其实的古董专家。经过他眼睛打量过的古玩，主要是瓷器、玉器，然后才是字画，几乎没有走眼的，江湖中传说，五魁的眼睛有毒。不过，衫儿这几次陪酒，再也没有见过那位他视为高人的对襟汉子。

在酒席上，衫儿是清醒到最后的人，当然有时候他也会使小聪明装酒醉，趁机注意听那两人讲话。哪怕是只言片语也让他回思好久，并从中悟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。大半年下来，他在股票市场赚了五六十万元。

衫儿的妻子刘逸萍是个初中老师，劝衫儿见好就收，股海风云变幻，犹如在黑海洋行船，随时都会遇到沉船的危险。衫儿听了笑道：“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。”对老婆的劝阻充耳不闻，认为这是长头发遮住了耳目——妇人见识而已，老子聪明，何况还有五魁及他的朋友撑腰哩。

有一次，五魁和衫儿喝酒，喝到中途，衫儿问：“那次我们在风天阁喝酒的时候，遇见的那位穿对襟的大哥，他最近在做什么？”五魁看了衫儿一眼，说：“他呀，前两个月就逃出股海了，上岸去投资古董了。我马上像他一样，也要上岸了……”

衫儿想继续追问下去，但五魁的酒喝大了，舌头打结，话语迷糊起来……果然，没隔两天，五魁从股市撤退了，他打电话叫衫儿也尽快撤出，否则会陷入风险。衫儿经过一番思索，也退出股市。结果证明，如果再迟两三天撤出，他将陷入泥淖。这时他想到的不是精灵的五魁，而是那位穿对襟的高人。

撤出股海后，衫儿已是“腰缠十万贯”，但他没有“骑鹤下

扬州”，而是按事先拟定的地点，从成都、西安、郑州、北京、沈阳，再到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南宁、昆明……不只是逛风景，他还要把那些好地儿的博物馆看个够。其间五魁找了他几趟，接电话时，他都在旅途中。

五魁终于见到衫儿了，他请衫儿下午喝茶。不喝酒而喝茶，不是五魁的做派，衫儿想，这位猴精找我肯定有要紧的事。

他俩准时在云水间茶楼见面。那壶茶不错，泡的是台湾冻顶乌龙。五魁小口品着热茶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让衫儿急不可耐，心想你主动叫我来，想说什么又吞吞吐吐。“你怎么回事？”他忍不住催问五魁。

一阵犹豫后，五魁才打开天窗说亮话：“我想到江西去进一批明清的青花瓷运到广东，那些货江西的朋友早备好了，见了现钱就发货，而货一运到广东，转手的下家马上验货贴现。”

五魁讲到这里特别强调了一句：“这种事我轻车熟路，两边的朋友都合作多年了，没什么风险，但比股市的赚头大。”盖碗茶喝到三开，五魁才说，他这次想向衫儿借三十万块钱。

衫儿一听要借这么大的数目，在心里默算了一下：这数差不多是自己现有资金的三分之一，不过，五魁帮自己赚的钱将会是这借款的一倍，他如今急需现钱……衫儿沉默思索着。

五魁又说：“我很快就会还你，利息照银行贷款利息算。”衫儿一听到五魁提利息，马上回答道：“借给你三十万元，利息我一分也不要。”五魁听了感动起来，说：“老子多处找朋友借钱，没见哪个有你衫儿痛快。”

那钱，衫儿瞒着老婆借给五魁了。

五魁没骗衫儿，他这次筹借现金果真是到江西倒腾古瓷器，货也顺利弄到手了。车从江西境内出发，开到与广东梅县

交界处，在山路上会车时，货车翻到大山沟里，瓷器摔下坡，自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。随车押货的兄弟跑了，司机摔死了。五魁当时守候在广东接货，得到消息后还不等证实就跑得老远。这下，可全部血本都化成了水。不久又有风声传出，江西公安局正在四处打探他的下落，他吓得躲到海南，等风声过了之后，才偷偷爬上敞篷货车回到老家。

五魁出事的消息传到了衫儿耳中。他的第一反应是借给五魁的三十万元打了水漂儿了，收回的概率极小。他闷了好几天，这种事不可能给老婆讲，只有给酒瓶子说。他四处打探五魁的下落，得到的回讯五花八门。这时股价暴跌，衫儿想，五魁透露给他的消息就等于是钱，日子一久，就不怎么牵挂那笔钱了。

这时，衫儿才慎重考虑老婆的话，在一家销售白酒的公司找了份营销工作。他有炒股的经验，又舍得四处拉关系，很快就有了业绩，当了部门主管。工作一安定，衫儿又不禁想起那借出去的三十万，还莫名其妙地思念起倒霉的五魁来。他晓得五魁这次投下的资本极有可能是好几百万，那是他的全部身家了。五魁在哪里？还有余勇东山再起吗？

老冬瓜坡的古董市场这段日子热热闹闹，好些在股市翻船的人，企图在这里捞取翻本的金子；在股市发了的，在这里开辟新的战线。衫儿不时去逛逛，那天经过这里时，看见熙熙攘攘的人流，就信步走了过去。一进街口，忽然看见一个人影怪熟的，定睛细辨，竟是五魁。他赶紧挤过去，不小心踩到一个老太婆的脚面，人家叫起苦来。

五魁这时也好像看见了衫儿，忙挤出人群，向岔巷子里溜

去，那阵势像在躲避追杀。衫儿心里又好笑又气，紧紧追了上去。刚追到一个转角，便看见五魁站在那里，看他那并不惊惶的神色，好像是在等自己，没有想象的那样夸张。

五魁的衣着寒酸，人也瘦了，冬瓜似的肚皮小了一圈。在和他简短的对话中，衫儿发觉他眼中的精气还在。

五魁向衫儿坦白：“我全部家产都打了水漂，户头上的三处房产也折成款子，还给势力大的朋友了。”

衫儿问：“遭了好多？”五魁伸出四根指头，对衫儿说：“衫儿，你是最有义气的兄弟伙，不会急着逼我还债，但那笔钱，我会想办法还你的。”按五魁原来的脾气，说到这里他会赌咒发誓，或者漫天许诺，但他没有。衫儿觉得他的这番表白不管怎么说，是真诚的。

衫儿听到这里，觉得五魁有些可怜，问：“你钱蚀光了，生活怎么样？”五魁说：“生活没问题，住在一个老朋友家，每天吃饭有大鱼大肉，烟和茶也没问题；我这阵儿到老冬瓜坡来逛，就是想捡漏，想捡上两件好货卖掉，就有卷土重来的本钱了……”

衫儿听了感到心里酸酸的，老冬瓜坡有什么真东西？自己隔三岔五来逛，每回都想抱金人玉佛回去，回回都是空手而归。摆在地摊的东西，十之八九是赝品。看来五魁是真的倒霉了。

他想了想，问五魁还有手机没有。五魁说：“这玩意儿可缺不得，有一个二手货。”衫儿问：“贼娃子货？”五魁点头：“便宜嘛，能用就行。”衫儿记下了五魁的电话号码，二人便道别了。

那天休息日，衫儿的老婆到外地朋友家去了，临走时对衫

儿说这道那。衫儿有点儿烦她啰唆，曾经给她开玩笑说：“什么是天堂？老婆不在的时候，家里就是老公的天堂。”他打电话给五魁请他到家里来喝酒。老实讲，他从来不把外人叫到家里来，因为他老爹生前给他讲过太多的财不露白的故事。

在五魁到来之前，衫儿把两幅朋友画的画从壁上取下来，挂出了两幅以前从没挂出过的字画，一幅是于右任写的草书，一幅是陈树人画的花卉。这类玩意儿他还有不少。抗战时期，好几万下江人涌进衫儿的老家——朝阳镇，有许许多多达官贵人以及在中国文化史、艺术史上留下姓名的人也来了。

衫儿老爹开的菜馆是当地最有名的菜馆，川菜粤菜，都由名厨料理，常有名人到此宴饮。老爹当过兵，在黄埔军校读过，抗战受伤后回到碚城开菜馆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他有文化，对文人一向慷慨，得到许多他们或卖或赠送的字画，积了几个大樟木箱，连立柜也塞满了。还有一部分字画是抗战胜利后，那些急着返回故乡的下江人卖给老爹的，后来东收西拢放在阁楼，实在放不下的就放在米柜。

后来，二老走了，姐姐到外省工作时，带走了几本书，樟木箱子和立柜里的字画原封未动，全留给了衫儿。她叫衫儿保存好，千万不要外露，也不要轻易变卖。衫儿是姐姐辛苦养大的，对姐姐的话言听计从。

读大学后衫儿知道这些字画的贵重，将最好的字画存进内库。他每个月挂出两张来欣赏，月月换着看。

五魁接到衫儿的电话，马上赶来衫儿家。他换了一套西装，戴上领带，颇有做客的样子。衫儿一见就夸他有绅士风度。衫儿说：“我请你喝酒，但老婆不在家，我跳锅铲舞不在行，只是买了点儿卤凤爪、卤鸭翅、卤猪耳朵和卤牛肉。”五魁

说：“我看见你把茅台都摆上了桌，有它，安逸！”两人对付着喝了一瓶茅台酒。

席上的五魁，比在凤天阁时拘谨多了。衫儿感到郁闷，心里嘀咕五魁：我只是请你来叙一叙，你这鬼样子，好像我向你逼债似的。酒喝干后，衫儿请五魁到书房喝茶。

五魁一进书房，眼睛就放光，他看见了墙壁上挂的那两幅字画。他看见衫儿在观察他，马上偏过头去，似乎在掩盖什么。衫儿泡好茶请他喝，五魁喝了两口，连声称赞好茶，是冬天采摘的冻顶乌龙。

衫儿听了很受用，台湾的冬茶等同于内地的春茶，看来五魁也懂茶道。马上说：“五魁，别夸茶了，你看看我墙上挂的字画怎么样？”

五魁从沙发上一伸腰站了起来，他不是近视眼，走近去看一下，又退几步看，看了字和画后，又细看题跋和钤印，还伸出手轻轻摸了一下宣纸。足足看了十来分钟，他才说这两件东西都是真品，好玩意儿。

五魁问：“这两件宝贝你是怎么淘来的？”五魁对衫儿说话字斟句酌，要是放在原来，他会直接说出这些字画是怎么搞来的。

衫儿讲了一通字画的来历，末了叹口气：“可惜老妈没文化，烧了不少，自己原来也不识宝，将家传的好东西没当回事，败得差不多只剩光亮壳了。”他这样说，是虚晃一枪，蒙五魁的，他老汉儿传给他的好字画，一件没卖。

五魁说：“你今天喊我来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？喝酒吗？品茶吗？我看都不像。”衫儿笑起来：“你娃装木，但你娃眼睛有毒，一下就看清了我的心思。”

五魁说：“跟眼睛有关的，我刚才不是细看过了嘛，还看，你是想胀我的眼睛呀，字画是你的，即使我看中，心里猫爪乱抓，也带不走。”

衫儿说：“今天主要是想喊你来看字画，帮忙掌掌眼，看值多少银子。”五魁一听，跳了起来：“真的？你想卖字画？”

衫儿说：“别着急，坐下慢慢听我说。”原来衫儿的意思是再拉五魁一把，他让五魁在两张字画中选出一张，找个合适的买主，卖出一笔钱来，就把这笔钱当本钱……

衫儿说：“我相信凭你五魁的本事，半年至一年内就能翻本，这样你一可以还我的账，二可以继续发展。”五魁的泪水涌了出来，好一会儿才对衫儿说：“这是一件大事，我得仔细斟酌。”

五魁喝了一会儿茶，心情已平静下来，他对衫儿说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：“衫儿，你用数码相机照下陈树人的那张国画，我不拿画走，只拿照片去找买主，找到后再说价格，这样，你无论怎样都没有风险，也不会吃亏。”

衫儿笑了，其实让五魁先拿一张走是他事先打定的主意，五魁既然这样替他着想，他觉得对五魁没看走眼。他没有直接夸五魁，而是询问陈树人是谁。五魁告诉他，陈树人是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元老，曾任海外部部长，岭南派大画家……五魁讲了一通，讲得一本正经。衫儿心里窃笑：讲这些，我十几年前就晓得。

几天后，五魁打电话给衫儿，说：“我找到一个买主，是你认识的人，可不可以带那人到你家里来看那两张字画，或者把字画拿出去约个地方看？”衫儿说：“还是来我家稳妥一些。”

五魁把买主带到衫儿家，衫儿一个人在家候着，这档事儿